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
第三十九回 世界昏暗夫婦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麗

話說詹氏至步軍統領衙門告了冤狀，由統領申奏朝廷，下旨復審。一想劉錫彤又上省運動就緒，詹氏、乃武等那裡知道。到了開審時期，巡撫楊昌睿高坐正中，按察司、臬台蒯賀孫坐定上首，湖州知府錫光，在下首坐下，兩旁衙役差人，排得齊齊整整，好不威嚴。錫光是個主審，都由錫光審問。當下先把錢寶生傳到堂上，喝問了一遍。寶生仍說乃武在九月中假稱毒鼠，買去砒末不想是毒死了葛小大，錫光聽了，便命下去，把葛文卿、詹氏、三姑等眾人，又問了一回，所供同以前一般無二。又帶了下去，將詹氏帶上。錫光喝道：「你這刁惡婦人前次在巡撫衙門告了刁狀，沒有重重辦你，也因了你丈夫已犯重刑，不忍加罪于你，怎地你又在步軍統領衙門告下了刁賴狀子了呢？」詹氏忙叩頭道：「青天大老爺，小婦人的丈夫實是冤枉，求青天大老爺詳察，得昭覆盆，大老爺功德無量。」說畢，已泣不成聲，淚下如雨，錫光卻喝道：「你怎地知道你丈夫冤枉呢？」詹氏道：「小婦人丈夫同葛畢氏早已斷絕往來，何以要害葛小大性命，與小好人丈夫又沒好處，怎能以奸出婦人口，要作為犯罪實據呢？」錫光喝道：「好一個利口婦人，你丈夫有了外遇，怎能向你實說哪，我也不來問你，停一回瞧你丈夫怎樣說話？」便命人將詹氏帶下，把小白菜帶上堂來，問了一遍，小白菜仍咬定乃武，錫光即命差人，把乃武帶上。這時乃武已創痕遍體，步履艱難，當堂跪下。錫光喝道：「楊乃武，你怎地這般翻供，又使你妻子告下刁狀？如今又有什麼說話？」乃武知道是奉旨復審，又含著一線希望，忙叩頭道：「小人實是冤枉，是屈打成招的呀，并非翻供，實是實情，請大老爺明鑒，小人得雪奇冤。」錫光聽得，早把驚堂木一拍道：「好個刁惡無賴，幾次翻供，還欲強辯，本府先打你個臨堂翻供。」便喝道：「給我打四十背花。」兩旁差人，頓手執藤鞭，過來將乃武剝去衣服：重打了四十，只打得鮮血四飛，死而復醒。這一來，把一旁的小白菜驚得呆了，不覺有些良心發現，低頭不語，錫光卻沒有知道。喝道：「葛畢氏，你同楊乃武對來，怎樣毒死你丈夫葛小大。」乃武聽得，早把牙關一咬向小白菜道：「畢生姑，我待你夫婦二人，這般恩義，你如何這般攀我，良心何在？」這幾句話，只說得小白菜閉口無言，錫光見小白菜不語，喝道：「葛畢氏，究竟誰是奸夫？從實招來。」這時小白菜良心發現，那裡再說得出乃武是奸夫來，暗想這種事情，都是錢寶生弄出來的，不如咬了他吧，便哭著道：「小婦人不敢說謊，實是錢寶生教我的，求大老爺明鑒。」只這一句，把全堂的人，除了乃武，都嚇得一跳，面面相覷，可是已供出了錢寶生，不能不審寶生。蒯賀孫卻有些主見，卻向錫光說，這事還得調查，停一天再審。錫光會意，即把一應人犯，都下在監內，只將三姑、喻氏、心培、敬天四人，沒禁在監中，命他們在省候審。錫光、蒯賀孫、楊巡撫退下堂來，在書房暗暗商議，覺得這事倘不咬定乃武，一則得了劉錫彤的銀子，二則要壞許多官員，總須官官相護，雖明知乃武冤枉，也只得犧牲他一人性命的了，蒯賀孫暗想，這事須得問劉錫彤自己的了。便辭了撫台，回到衙中。正待去傳劉錫彤，卻見外面來稟，劉錫彤已在外面。賀孫忙傳了進來。只因劉錫彤也得了債，知道這一次林氏未來，沒有來哄小白菜，以致弄出岔子，忙一面命人去催林氏，一面來見賀孫。見面之後，賀孫細問情形，錫彤一一訪問了。賀孫便皺眉道：「這事什麼好呢？」錫彤想了一回，想得了個辦法，即悄悄向賀孫說了，賀孫覺得很好，錫彤便悄悄到了監內，來看寶生，寶生卻并不慌忙，向錫彤道：「老爺，只要小白菜不咬出大老爺來，我自妙法脫罪。」錫彤的看寶生，本來問寶生可有脫罪辦法。如今聽好，放了些心，忙出監回去，等候林氏到來，可以去哄騙小白菜，過了一天，林氏已到了杭州，錫彤即把小白菜咬出寶生的話，說了一遍，命林氏進監去哄小白菜，林氏不敢遲慢，慌忙到監內，見了小白菜，先嚙呀道：「這事糟咧，你如何說起寶生來呢？這一回子和特地去告了狀，要脫掉你的罪名，你這般一說，不要說別的，就是以前幾堂咬著乃武，也是個死罪，這如何是好呢？」小白菜信以為真，倒懊悔起來，低頭流下淚來。林氏即假作自己替小白菜想的辦法，向小白菜道：「還好，虧得你公公去通了關節，下一次審，你仍說楊乃武，便不妨事了。不然，堂上的刑罰，你就受不了了。」接著又甘言蜜語的說了一回，小白菜暗想，下一次到堂上，倘自己說了寶生，真的受刑，林氏的言語，一些不差，自己趕快仍咬乃武。當下便一口應諾，仍咬乃武。

林氏回去向錫彤說了，錫彤有了主意，忙來見蒯賀孫，說好了倘小白菜仍咬寶生，先給些痛苦給小白菜受受，使他相信林氏的言語，賀孫答應，錫彤又出來同巡撫衙門的差人說好。蒯賀孫又去向錫光、楊巡撫說了，三人定了計較，過了兩天，又開審這案。錫光先提寶生上堂，喝道：「錢寶生，你把謀死葛小大的實情，從速招來，免得皮肉受苦。」寶生叩頭道：「青天大老爺，這是葛畢氏受了楊乃武的指使，攀誣小人，小人即是奸夫，請大老爺喚葛畢氏上堂一對，便可明白。」錫光聽得，即把小白菜提到堂上，寶生一見，對小白菜道：「葛畢氏，你說我是奸夫，可知道我身上犯的病症是什麼呀？」原來寶生早已生了花柳毒症，不能人道，小白菜聽了，那裡說得出來，寶生便叩頭道：「大老爺明鑒，小人早已不能人道，如何能做奸夫呢？」錫光聽得，大喝道，「葛畢氏，竟敢胡亂攀供，來，把葛畢氏上了拶子。」頓時差人上來，上了拶子，只一收，這是劉錫彤吩咐，真的用刑，只痛得小白菜心如刀割，不由得相信了林氏的言語，忙哭叫道：「奸夫實在是楊乃武，是他叫我說錢寶生的。」錫光便命鬆了拶子，命帶了乃武上堂，冷笑道：「好個奸滑小人，自己翻供了還不足意，竟敢指使葛畢氏攀供別人，把他夾起來了再問。」差人們早把乃武拖翻，上了夾棍，乃武自被小白菜攀誣之後，夾棍已受了多次，尚沒好一些些，又受了這一夾棍。那裡忍受得起，大叫一聲，頓時昏去，好半歇方才醒轉。錫光又喝道：「葛畢氏，快把楊乃武怎地謀死葛小大從實說來！」小白菜這時已是相信了林氏，覺得自己性命要緊，不能再顧乃武，即仍依了以前所供，一一說了。錫光喝道：「楊乃武，你聽得沒有，還有什麼刁賴，快些招來。」乃武聽得小白菜又咬了自己，知道內中又變掉的了，不招徒然受苦，即口稱愿招，鬆下夾棍，乃武便把以前認的罪名，依舊認在身上，當下錫光命乃武、小白菜二人畫了供狀，方釘鎖收監。把寶生、文卿等放了，又傳了詹氏上堂，辦了個誣告罪名，連姚士法、乃武的兒子一同禁在監內，這便是杜絕詹氏再去告狀。方退下堂來，仍將知府陳魯原罪名擬定，呈報覆旨上京，一面呈文上刑部。這般一來，乃武的死罪。已十定八九。乃武也不想活命，在監內等死。

恰巧這時，同治皇帝駕崩，光緒接位，慈禧太后垂帘聽政。京內各部，都忙著喪事，把一應事情，都擱置下來。乃武的部批，自然也不能下來。乃武便未曾受刑，仍禁監中。詹氏等也沒有放出。直到光緒元年四月間。這時乃武的姊姊葉氏，已到了京中。葉氏在去年六月中帶了兒子由倉前動身進京，如何到了這時方能到達京師呢？卻有個緣由。只因葉氏自倉前啟程之後，先由水道，到了南京，方從運河，溯河而上，路上倒也平安。那一天到江北淮安地方相近，葉氏乘的一只大船，正停在河邊歇夜，忽地來了一群強盜，上船行劫，把全船客商搶一個一乾二淨，葉氏自然也不免波及。那些強盜，臨行之時又把客商擄去了幾個。葉氏的兒子，本來生得眉清目秀，文質彬彬，卻被盜首瞧中，也吩咐帶上岸去，葉氏見了，拼命的哭泣哀求，無奈這些強盜絕不相憐，呼嘯一聲，帶了葉氏的兒子，上岸而去。這一來，把個葉氏哭得死去活來，只是也無可奈何，一夜沒有好生睡得，到了明天，那船上客人因所有米糧錢財都已搶掉，不能再行開船北上，趁船的客人都只得整理了殘餘行李，上岸各自設法。葉氏孤另另一人，收拾上了幾件衣服也只得上岸，一路走去，不覺到了一個村庄，葉氏已走不動一步，只得求一家村庄，歇住一宵。到了晚間，想起了兄弟乃武，遭冤在獄，自己非得到了北京，求夏中堂救援，毫無希望，可是自己既無盤費，又失掉了兒子，如何能得北上。想來思去，總是兩難，忍不住萬箭穿胸，哀哀痛哭，欲圖個自盡。只是乃武遭冤在獄，自己一死，京師方面就難有希望，豈不是不能救援乃武。倘說仍勉強北行，既無盤費。如何可以成行？想了一回，覺得除一死之外，並無別法。只又怕連累了村家，暗想不如明天在荒野之中，尋個自盡，了此一生。夜間便整整的哭了一夜，到了天色方明，即辭了村家起行。

走了一回，到了一處荒野之中，葉氏暗想這處正可尋個自盡，不由得一面放聲大哭，一面把衣帶解下，系在一株大樹之上，正待自縊，卻聽得有人叫道：「那位大嫂怎地尋起短見來呢？有什麼活不下的事情，可能向我說上一番的嗎？」葉氏聽得，忙抬頭一看，只見對面立定一個年約五十餘歲的老者，生得精神矍鑠，雙目奕奕，看定自己。葉氏一見，早忍不住哭倒在地。那老者卻很是

和顏悅色的道：「大嫂，有什麼事情，值得這般的悲傷呢？可能向老朽說呀？」葉氏見老者一團正氣，知道不是壞人，便把自己的事情，自兄弟乃武遭冤，自己欲進京設法相救，不想前夜在船上被強盜劫去盤費行李，連自己兒子也劫去了，因此自己欲尋個自盡，可是因想到胞弟冤枉，沒人相教，所以痛哭，細細說了一遍。老者聽了不由得起敬起來道：「原來是一位有義氣的大嫂，且別悲傷，前天令郎可是在運河內劫去的嗎？」葉氏點頭應是，老者笑道：「這個不難，大嫂且隨老朽到舍間去安宿一寄，明天老朽設法救回令郎便了，大嫂請放膽隨著老者。老朽姓王，就住在離此不遠，并非是個歹人。」葉氏聽得，覺得這老者一團正氣，不是歹人，忙起身拜謝，隨著老者轉過一個山麓，見前面有幾楹茅蓬，便是老者家中。老者打門進去，卻有一個年方十六八歲的女子，出來開門。葉氏一看，生得十分美貌，心中正是奇怪，老者笑道：「這便是小女蘭英，大嫂請裡面坐吧。」葉氏聽是老者女兒，越發放心，在裡坐下，老者即把葉氏的事情，向蘭英說了。蘭英早蛾眉一揚道：「爹爹快些前去，遲了不要出什麼岔子。」老者忙請葉氏坐在家中，自己出門而去。直到午後，老者已是回來，卻又帶了一人，葉氏一看，正是自己兒子，不禁相抱大哭。蘭英便勸了一回，葉氏母子忙向老者父女拜謝，立起身來，即欲動身，老者道：「大嫂，怎地這般的要緊呢？」葉氏道：「胞弟方在監中，不容稍遲，出了岔子，如何對得住去世的父母呢？」老者聽了，暗暗點頭，即請葉氏坐下，自己同蘭英到裡面去了一回，只見老者出來，向葉氏道：「大嫂，老朽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可能俯允？」葉氏道：「恩人，有話請說，難婦無不應命。」老者笑道：「老朽膝下無兒，只有一女，便是蘭英，尚未配定夫家，因此老朽同住在這裡，不能遠去。如今見大嫂這般有義，很是欽敬，小女如得大嫂做婆婆，于愿已足，大嫂一路有了小女，也不致再有如前天般事發生。老朽有意將小女匹配令郎，一同入京，老朽也了卻一件心愿，小女也可所托有人，大嫂又可平安入京，一得三便，意下如何？」

葉氏聽得，不由得怔了，暗暗奇怪，怎地有如此的天外奇緣？瞧見蘭英的相貌又好，老者又不似是常人，聽說有了蘭英路上又可平安，心中如何不願，忙道：「恩公，可是委屈千金，如何是好？」老者道：「大嫂不必太謙，老朽一言為定。」說著，即命蘭英出來，拜見婆婆，同葉氏的兒子對拜了一拜，老者十分歡喜，向葉氏道：「親家太太，暫請安住一宵，明天便一同進京。他們小夫妻二人，俟大事就緒再行圓房，如今卻以兄妹相稱如何？」葉氏點頭稱好，一宵過後，到了明天，葉氏、蘭英夫婦一同起程，老者早把盤費行庄，交付了蘭英，葉氏十分感激，又向老者拜謝，老者笑道：「親家太太，前途保重，凡事有蘭英照顧，不妨事的。」說畢。自回家去。葉氏等三人便向京師進發，沿途又雇了一只大船，不再步行。葉氏問起兒子，如何救出強盜那裡，卻說是老者到了強盜窟內，向盜首說是老者的恩人，即便放出。葉氏忙問蘭英，蘭英笑道：「三年前餘杭縣有個客人，被監內強人相誣，提起監去。虧得乃武做了狀子，方得出罪，這人便是自己的父親。葉氏方才明白這一段姻緣的來源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